第一章 走路平地摔事故

顾星晨与Erina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海道小樽市的日本邮船大楼门口。那是在他北海道之行途中，为岩井俊二的电影《情书》圣地巡礼的第一站。

从十七岁第一次看《情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年，他仍然记得那个十二月里雪夜的周末，独自一人面对着屏幕，屏幕之外有武汉冬日的寒风在窗外呼啸刮过，室内明亮的日光灯将窗外的夜映得格外漆黑。而屏幕里边则是小樽的冰天雪地，还有当年的少年柏原崇让人一目恍然的回眸一笑。

那是顾星晨高三那年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其实父母从小便对他放养，并没有在他身上倾注过多的期望，不如说甚至希望他不要有什么远大的追求：他们原本想让他考上武汉大学或是华中科技大学，然后在毕业后像父母一样进入体制或者找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家里可以为他提供在当地已经算是不错的物质条件，这样一家人可以一直平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二老的如意算盘没有算到顾星晨自己思维跳脱，耐不住寂寞。在顾星晨的学生时代，最容易出风头的就是在考试中名列前茅，而他自从尝到过一次甜头便上了瘾，从小到大几乎没有掉出过前三名，一路顺风顺水在小学初中名列前茅，升上了本市有名的重点高中。但是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让他的成绩下滑的不是日渐艰深的知识，也不是同学的竞争，而是压力。进入高三后，学校开始每周小测班级排名，每次月考年级排名。他的成绩开始波动，好的时候超过清北录取线，而差的时候只在一本线上不到十分。他开始整晚整晚地失眠，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但他是要强的人，越是这样，便越是努力要回到排行榜上原先属于他的左上角的位置。

直达那个离期末考试还有半个月的一月的周日，结束了本周小测后有了难得的半天休息。顾星晨就读的高中坐落在武汉天地对面，步行十分钟就是沿长江修建的汉口江滩。放学时天上已经飘起了雪花，那是这个冬天武汉的第一场雪。想起来刚才的理综发挥得不尽人意，他的脑子很乱，不想这么快就回家，索性一个人冒着大雪沿着江滩逛了起来。那是2011年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他并没有想过六年后，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北海道，他会在一个相似的雪天遇到Erina。

冬天的江滩并没有太多值得观赏的景色，只有枯水期江面连船都没有几艘，显得格外萧瑟的长江，和江岸边飘着白色絮状的穗，长得比人还高的大片枯萎的芦苇。顾星晨站在观景台上眺望了一会，终于抵御不住寒冷，掉头回家了。在黄浦路坐上轻轨时，地上还是雪花融化后留下的水渍。等他在崇仁路下车，再穿过同济医学院的校园走到家时，小区里停在室外的轿车上，已经积起了薄薄一层白色。

靠一个午觉化解了伏案苦读一周的疲倦，醒来时天色已近黄昏。晚饭后，顾星晨习惯看部电影放松一下。他已经厌倦了战争片的血肉横飞，过去的一个月里他看过《兵临城下》，看过《拯救大兵瑞恩》，甚至看完了十集的《血战太平洋》。没有哪个男生在小时候没有做过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的梦，但事实证明，银幕里的炮火纷飞和机枪嘶鸣并不能帮助他排遣压力。今天就看看舒缓点的爱情片吧，他想，顺手在豆瓣上按分类开始搜索起来。鼠标滑过《情书》时有了一瞬间迟滞，是曾经听同学提到过的名字。

点开视频，他起初只觉得剧情温吞，平淡如水。冬天的北海道总是覆盖着一眼望不到边的积雪，让镜头仿佛也覆盖了一层灰色。起初他看得三心二意，甚至还会偶尔出神，想想白天理综那道没做好的物理大题该用什么公式。但他的心情从古井无波到惊涛骇浪，却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当剧终音乐响起，顾星晨看到画着藤井树头像的图书卡从封底掉出来。理清这个情节的来龙去脉在他脑中花了几秒，当最后那根断了的弦被接上时，瞬间便有一股酸涩涌上了鼻腔。

在此后的悠长岁月中，但凡是有人问起喜欢的电影，他总会回想起那个泪流满面的瞬间。但这份情愫在多数时候都不被人们所理解，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不像一个身高一米八四的大男生会有的反应。就像他自己也不曾理解，为什么积蓄已久的压力会如开闸洪水一般，随着一场淋漓尽致的哭泣而宣泄殆尽。之后的半年中顾星晨在学习上日渐步入正轨，成绩稳步回升，最终追随着一位长者的脚步进入了上海西南某所高校的电气学院。

顾星晨很早就想拜访小樽，但直到这次与李云深一同来北海道旅行才得以成行。李云深比顾星晨高三级，在同一个高中毕业后又进入了同一所大学。顾星晨本科毕业来日本读修士，而李云深则正好是国内硕士毕业来日本读博士。铁道迷李云深想要坐遍道内电车，从来日本开始就各方收集列车时刻表与旅行攻略，做了周密详细的计划，却因为教授不肯放行，一直到第二年冬天才抽出时间。而顾星晨则早早计划好了圣地巡礼的行程，却不愿一个人孤零零来这北国苦寒之地，终于等到了旅伴。

小樽离札幌只有不到一小时电车的距离，本来两人计划七点四十五起床，乘坐八点三十七从札幌出发的JR函馆本线去小樽。但两人昨夜从旭川回来得太晚，睡眠质量高到连着三个闹钟都没将两人闹醒。等顾星晨睡醒后叫醒李云深，即使两个人以最快速度洗漱后再从札幌出发，列车到小樽站时也已经接近上午十一点。

日本海沿岸的港口小城在昨夜的大雪后裹上一层厚厚的银装，蓬松的积雪吸收了声波绝大部分能量，虽然游人络绎不绝，小城依然宁静安详。若是李云深独自来玩，一定是先去商业街将各色美食尝个遍，毕竟日本街头小吃份量普遍不大，而他自己食量又可以在需要时超出常人。

然而顾星晨一下车便拉着他走向了另一个方向，那是地图上鲜少有旅游景点的方向。李云深方向感一向不错，对于小樽这种规模的城市，看一眼google地图便可过目不忘。但他也没有反对，毕竟顾星晨答应陪他一起坐慢车满世界跑的条件，就是他要陪顾星晨一起去圣地巡礼。反正出门前吃了昨晚在便利店买的面包，现在还不饿。

日本邮船大楼自建成至今已经一个世纪有余，在电影里是女主角藤井树工作的图书馆。欧式风格的石雕外墙精致典雅，矗立在旁边低矮破败的建筑中格外显眼。楼前的喷泉广场平坦空旷，覆盖了厚度能没到膝盖的积雪，让顾星晨在一个街区之外便将整栋大楼一览无余。

寒风肃杀，街头行人寥寥，但在那栋百年建筑的门前，却伫立着一个身影，赫然为满目萧然添上了一抹亮色：她一身驼色中长款大衣，灰色麂皮过膝长靴，身材高挑挺拔。披肩的淡棕色波浪卷发外面，松垮地绕着一条鲜红围巾，长度垂到腰间，如同在冰天雪地中熊熊燃烧的一团烈焰。

顾星晨心中一时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形象的形容了，Erina正站在建筑前读着石碑上介绍大楼历史的铭文，而他正呆呆地看着Erina，一面自顾自迈步向前走去。小樽虽然是旅游城市，但从车站往大楼走来一路冷落荒凉，街头连人影都不曾见到两三个。在这样冷门的地方能见到同好已经让他感受到一阵慰藉的温暖，仔细端详后，更发现她长着一副高加索人种特色鲜明的五官，让他心中浮现了无数悸动：

天涯之大，何处无知己，两个外国人从千里之外赶来，因为同样的爱好在此相遇。仿佛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虽然脑中已经奏起了命运交响曲，但走路不看路马上给顾星晨带来了现世报：脚下马路牙子将他一绊，让他摔了个狗啃泥。好在地上有接近半米深的积雪作缓冲，倒是不会摔伤。只不过在雪里留下了一个人形的印子，冻个半死也是免不了的。好不容易在李云深的帮助下从雪里爬起来，却正遇到听到这番动静的Erina转过身。她看见顾星晨这副狼狈模样，忍不住嘴角上扬。凛冽的面容也挂上几分笑意。

顾星晨赶忙低下头错开视线，双颊早已通红，不知是因为尴尬还是在雪里冻的。毕竟在顾星晨视线中，Erina的红围巾是雪国中最鲜艳的颜色，但在其他人眼里，一身亮橙色羽绒服的顾星晨才是这条街，不，是全小樽最靓的仔。

李云深见此倒是来了劲：

“我说你小子干什么呢，原来在看美女。眼光不错呀，这妹子怕是比我还高吧，好像还是个外国人？”

顾星晨的脸更红了，憋了半天，才回头白了他一眼：

“什么外国人，我们两个自己才是外国人吧。”

方才摔倒在雪地中，落在领口的雪融化沾湿了衣服，冷不丁贴到背上，冰得让他打了个哆嗦。那时的他还没想到，漫长的故事刚拉开序幕。

第二章  跟踪狂事故

在上世纪初便修建了这座大楼的日本邮船公司，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从旧址搬走。大楼在用途几经变迁后，最终被改建成了纪念馆。可惜此时它正在修缮中，被围拦封住了入口，告示上写着要到第二年三月才能对外开放。

Erina并没有在大楼前停留多久，大约是感受到了被注视的目光，感觉不自在。与顾星晨对视之后，只是对着石碑拍了几张照片便离开了。而顾星晨策划已久的圣地巡礼，最终也只能是拍几张游客照作为纪念，坐在路旁回忆一下当年看电影时的心境而已。

待顾星晨指挥着李云深当模特，拍完了所有电影场景同角度照片之后，两人只能原路返回。小樽稍有名气的景点几乎都集中在JR站另一边。经过车站后，一路向前，行人愈发密集，到了运河两岸已是游人如织，掏出手机很难取到无人经过的全景。在桥头倚栏眺望了一会，李云深便忍不住提议：

“好饿啊，我们去找吃的吧。”

沿运河走到尽头便是商业街，两个理工男出门都很随意，吃饭一向靠在google地图上搜索，按口味选择周边评分最高的餐厅。无奈正好遇上午餐高峰期，排名靠前的餐厅都已人满为患。两人干脆关掉手机随便四处游逛，随缘探店。

路过第一家门外没有排队的店，是家装饰古朴的海鲜盖饭餐厅。冬天的北海道，餐厅都暖气大开，店门紧闭，只在把手上挂着一块写着“营业中”的木牌。两人推门进店后，才发现这家店同样是每张桌子都挤满了人。还好前台转角正好空着两个互相垂直的座位，顾星晨选了背对店门的，而李云深则面对着厨房，背对着店里的客人。

两人脱下外套背包落了坐，又各自点好餐，李云深掏出手机，大概是和国内的女朋友卿卿我我起来。顾星晨偶然瞟见角落处的桌旁，墙上的挂钩挂着一抹鲜红，在沉闷的背景里格外显眼。这餐饭他吃得有些魂不守舍，只记得眼睛时不时往角落偷瞄两下，新鲜的北海道产明太子的鲜味，三文鱼的柔软嫩滑和北极贝的爽脆Q弹都忘了去感受，甚至还因为芥末在酱油中没有混匀而被呛到。

过量芥末一次入口的感觉仿佛七窍生烟。顾星晨年幼时得过鼻炎，一咳嗽起来就难得停住，最后甚至引来了店主。两人用半生不熟的日语拼命解释加上指手画脚，再三示意没问题。正好有客人来前台结账，店主才放下二人。李云深忙着取笑顾星晨，没有注意身后站着的Erina，而顾星晨假装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余光却正好能看到她的红色围巾。

两人吃完饭在商店街逛了逛，买了回东京准备送朋友的伴手礼，又去打卡了曾经是电影中渡边博子的男朋友工作的地方，如今已经成了网红礼品商店的小樽玻璃工坊。李云深给女朋友挑选了一个做工精致，颜色讨喜的彩虹色风铃作为礼品，而想不出该送给谁的顾星晨全程只能陪他挑选。

结束了购物，两人继续沿运河往回走，去寻找电影中博子和藤井树擦肩而过的十字路口，如今的小樽市中央邮局。然而两人走到门口，几番寻找，却不见在攻略中看到的，电影截图里标志性的红色邮筒。

李云深正好在收集日本各个都道府县的年份明信片，见顾星晨找了两圈还没找到地方，便示意他随自己一起先进邮局，他可以去挑挑明信片，顾星晨也可以找个暖和点的地方避避风，再仔细查查地图看看攻略。毕竟十二月底的北海道，寒风刮过脸就像刀割一样疼，露在外面拿着手机的手也很容易就冻僵了。

李云深挑明信片都是一式两份，一份自己收藏，另一份寄给国内的女朋友。这年北海道的纪念明信片一套有八张，一张张写好地址收件人，再想一句祝福语，要花不少时间。室内的暖气开得很足，甚至足到闷得人有些呼吸不畅。顾星晨想要出来透透气，推看门，却没想到和站在邮局门口的Erina迎面相遇。Erina显然也认出了他，停下脚步，注视着顾星晨的眼神让他心里有些发毛。她有着高加索人种标志性苍白的肤色，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眶，但开口却是日文：

“又见到你了，你是跟踪狂（ストーカー）吗？”

“跟踪狂？那是啥？”

顾星晨读的是英语项目，直到来到日本才开始认真学习日语。虽然去年就就通过了N2考试，这个月初刚刚考了N1，但听说还不太熟练，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ストーカー的意思。Erina见他一脸茫然的样子，又换了英语：

“你为什么总跟着我？”

顾星晨茫然的脸立马涨得通红，嘴里像憋着什么话又说不出来。Erina见他狼狈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原本的满脸严肃表情也一下子放松了起来：

“别在意，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你也喜欢《情书》这部电影？”

顾星晨这才松了口气，深呼吸几下，缓了缓才开口：

“是的，我在找电影中出现的场景。这里应该有个邮筒，但我们找不到它了。”

话音刚落，寄完明信片的李云深正推门走出邮局。Erina瞟了他一眼，收敛起了笑容：

“我觉得也是。那么再见了，我去找剩下的地方了。”

“就这？你小子审美有点着急呀。”

李云深看清了Erina的样貌之后有点失望。他刚才只是大致看出Erina的西方人的长相，却没想到她在身材高挑之余，也有着运动员般健美的线条。作为顾星晨最好的朋友，他一直听说顾星晨八卦不断，却从来没有见他正式交往了女朋友，还以为顾星晨眼光天高，审美至少是低配Taylor Swift。这倒也没错，至少参照物是对的，只不过李云深没想到是膨胀版的T a y l o r S w i f t。毕竟他自己的女朋友是100斤都不到，还天天嚷着减肥的白幼瘦，实在没法理解顾星晨和自己差了十万八千里的审美。顾星晨本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话到嘴边却变了想法，懒得去反驳李云深：

“少废话，赶紧跟我去手宫公园打卡，要不然就赶不上白色恋人主题公园了。”

第三章 观景台错过事故

白色恋人主题公园坐落在小樽与札幌之间，是札幌-小樽沿线的旅游热点目的地。圣诞节前夕的公园里挂着色彩斑斓，造型各异的彩灯，将城堡一般的欧式建筑点缀得仿佛童话世界。园内开放了生产线给游人参观，之后又是摆满了各式精巧茶具瓷器的博物馆，仿佛查理的巧克力工厂在北海道开了分店。回到大厅，两人发现白色恋人比成田机场免税店还便宜，于是都买了不少巧克力和点心。难得出来散心，即使拎着大包小包，两个大男生还是跟大群被父母带着的日本小朋友一起混进了彩灯妆点得闪闪发亮的世界。

傍晚的天空突然下起雪来，暗淡的暮色掩映下，雪花被彩灯映出朦胧的色彩。真浪漫啊，顾星晨心想，他已经单身很久了。今晚简直是占尽天时地利，为什么这么完美的场景竟然是和男人一起度过的？心里有些怨念，Erina的影子就这样飘进脑海。他使劲甩了甩头，头还是会晕，说明自己是醒着的。毕竟只是旅途中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今天是第一面，估计也是最后一面吧。

李云深在计划这趟旅程时发现JR发行了一套东日本和北海道的周游券，可以在一周时间内无限坐JR东日本和JR北海道的普通列车。无奈函馆本线沿着蜿蜒曲折的海岸线绕了太多弯路，从札幌到函馆坐电车几乎要一整天。

两人只好买了大巴车票，正好经停五棱郭，可以顺便去古城游览一番。顾星晨选了左边靠窗的位置，一路阳光灿烂，绵延不绝的积着雪的田野从视线中消失后，蔚蓝的海绵赫然出现在眼前，在高照的艳阳天下反射着粼粼波光。

大巴全程大约四个半小时，一上午边玩手机边看海景，到吃完便利店买的干粮当作午饭后也开始有些困倦了。拉上窗帘闭起双眼，迷迷糊糊进入梦乡。梦里顾星晨隐约又想起第一次看《情书》那年，高考的压力仿佛达摩克里斯之剑在头上高悬着，他只能逃入影视剧的世界里才能偶尔寻求慰藉。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作为班上第一名考进了全国名列前茅的大学。在大学图书馆里他借到了《情书》的小说，读完后才发封底用铅笔深深浅浅写着许多人的名字，是一代又一代学长学姐在向电影致敬。前两日在小樽一路经过的运河与商店街，让他感觉自己仿佛穿越了次元壁，真正进入了电影里的世界。还有漫天萧瑟雪景中一抹放肆的鲜红，那是梦中最后的一瞬。

然后他醒了，是被李云深拍醒的。睁开眼迎上他像是看智障一般的眼神：

“车快到站了，该收拾收拾下车了。”

顾星晨一向是不信鬼神也不信命运，只相信科学的理性无神论者。却没想到他的念念不忘还真有回响，仿佛是冥冥中有造物主洞悉了他的执念，被他所感召。

逛完五棱郭，坐有轨电车找到在airbnb定好的民宿放了行李，两人又马不停蹄出门觅食。一路舟车劳顿，在汉堡店又吃得太撑，便多坐了一会。没想到两人玩着手机就忘了时间，之后紧赶慢赶，才勉强在关门之前赶上函馆山最后一班缆车。

缆车摇摇晃晃一路向上，恐高的顾星晨一直提心吊胆，一颗心悬在嗓子眼，高大的身躯缩成一团。但登顶后，从观景台向外只是一瞥。顿时便觉得一路的摇曳物有所值：

函馆山的夜景名不虚传，两侧弧形的海峡像新月般延伸开，万点灯火如天上银河繁星泄地，飞入寻常百姓家，亮光一直延伸到远处地平线。放眼望去，夜空苍茫，大地辽阔，脑中突然想起了梁静茹《如果能在一起》的旋律。google过后才知道，原来是市政府为了旅游观光早有规划，每片街区在什么时间亮什么颜色的灯都有严格的时间表，这才造就了日本闻名的“百万日元夜景”。

虽然离景点关门的时间已经不远，观景台上仍是人满为患，李云深见楼顶还能继续往上，便丢下恐高症的顾星晨一个人爬了上去。顾星晨仗着个子高，将手举过头顶照了几张远景。之后便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观景台上不知所措，打开微信望着联系人列表，也不知该把照片发给谁。四下望去，尽是陌生人的欢声笑语，竟然觉得有些孤独。

就在这时，他听见有人在喊他。

“小哥，能帮我们拍张照吗？”

简单到他都听得懂的日语。抬头看去，是个身材高大的日本女生正拿着相机冲望着他。接过相机，看着她走回护栏边朋友身旁。鲜红隐没在夜的漆黑中不再显眼，但还是能看出高挑挺拔的身材和披肩长卷发。

他给两人换了姿势拍了几组照片后，向两人示意已经拍好了。这次走上前来的换成了Erina，接过相机不忘对他撇了撇嘴，似笑非笑让他觉得意味深长，日本女生也上前来看了看照片，从表情看倒是对照片十分满意。她对他道了谢，便拉着Erina转过身往下山的缆车乘车处走去。

顾星晨沉思了片刻，决定重色轻友一回，撇下李云深，独自去追这两人。他掏出手机给李云深发了条微信，说自己有急事先走，让他自己回住处。没想到只是发个消息的功夫，两人的身影就被熙攘的人群淹没。向下的楼梯被死死堵住，密集的人流缓慢蠕动着，连见缝插针的空隙都没有。顾星晨急得快要跳脚，却无能为力，只能在观景台望着楼下乘车处，下山旅客一波波乘上缆车 。

乘车处灯火通明，虽然与观景台间隔了数十米，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Erina挺拔的身材和鲜红的围巾。她临上缆车时，突然回头望了一眼，也不知是在寻找什么。而他只能目送着她远去，以为这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第四章 电车坐过站事故

第二天两人为了赶车起了个大早。李云深为了这趟旅行已经策划了许久，在时刻表上做了周密的安排，花上整整两天时间，正好从北海道坐慢车一路晃晃悠悠回到东京。顾星晨因为收拾行李花的时间久，便让李云深先去便利店买些食物。待收拾完毕肩背手提去前台还钥匙时，正遇上Erina顶着满头湿漉漉的秀发，嘴里叼着牙刷从洗手间出来。

窗外空地上还积着厚度能没到脚踝的雪，Erina却只穿着背心和短裤，裸露出大片洁白肌肤。尽管知道室内暖气正全功率开着，顾星晨还是惊得说不出话来。不知道是因为和Erina重逢感到惊讶，还是只是因为看见她这副清凉的装扮。Erina从他手中接下钥匙，他却因为还在震惊而忘了放手。Erina手上用了用力，没扯动钥匙，抬起头才认出他来。

“世界可真小啊。”

她拍了拍顾星晨的肩，他这才反应过来，把钥匙放在前台桌上，赶紧道歉。

“你的朋友还在等你呢。”

看见顾星晨还呆呆望着自己，她莞尔一笑：

“想要我的联系方式？”

“是的，当然了！请一定告诉我！”

顾星晨突然斩钉截铁的态度让她笑得更开心了。她掏出手机在他眼前晃了晃：

“现在不行，不过你可以在airbnb上找到我。”

回程的车上顾星晨每隔几秒就刷新一下手机。新干线钻出津轻海峡，一直在加载的进度条变成了一个对话框：“你好，我叫Erina。”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顾星晨，在东京上学。”，他在手机上打好了字，却一直没有按下发送，脑子里的疑惑却更多了。发信人的账户名是Hitomi，头像也明显不是Erina。想了想，又加了一句：“这家民宿是你开的吗？”

并没有顾星晨脑补的蜿蜒曲折的离奇情节。她只是趁假期去北海道旅游，住在同学家开的民宿，顺便帮英文吃力的同学应付一下顾星晨这样日语不好的客人。同学自然是昨天晚上再观景台上合影的那一位，至于为什么会有日本同学，Erina也不很坦诚地告诉他，自己是美日混血，在日本读了高中。

大约是民宿前台不时有客人要接待，她有时能和顾星晨连着聊十多条信息，有时发来的两条信息却要间隔二三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即使如此顾星晨还是和她聊得乐此不疲，直到最后一条信息过后，时隔两小时，到了下午五点半才收到回复：

“我是Hitomi，Erina刚刚离开民宿回东京了。她让我告诉你，很高兴认识你。”

他犹豫了好久，一遍遍在对话框输入又删除，就是不敢按下发送键。如此反复了三四次，最终眼一闭心一横，还是发了一条消息，问了Erina的line帐号。

关掉手机，顾星晨才发现已经坐过站了。JR东北本线连接着青森和东京，虽然列车行驶在同一条主干线上，途中却被几个枢纽站分为四五段。每段的列车只负责行驶到对应枢纽站，之后就离开了干线，去往其他方向。赶紧叫醒睡着的李云深，在最近的车站下车后，坐反向的列车回到了换乘站。

虽然才晚上七点刚过，但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JR东北本线的普通列车本来班次就少，大约半小时才有一趟车，还分大小站，不一定每站都经停。两人细细看过贴在站里的时刻表，又对照了雅虎的乘换案内app，才发现这天只剩两小时以后发车的末班车能到仙台了。

正逢年末的假日，七千人不到的小镇上，唯一一家开业的餐厅挤满了饮酒作乐的人，哄闹的喝酒行令声让两人走到门口就知趣地掉头而返。从车站出发走了二十多分钟，才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便利店买到晚餐。坐在店里吃便当时，又遇到醉汉用日本东北口音的方言搭话，吓得二人饭都没吃完就匆匆逃跑。待两人到达仙台的民宿，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

第五章 鼠患事故

在暖气开到如同闷罐车一般的JR东北本线上度过了两天，下车后东京的寒风虽然刮得脸生疼，却让顾星晨感觉像是家一般亲切舒适，忍不住大口大口畅快地深呼吸着。他在东京租住的房子位于文京区西片二丁目。文京区顾名思义，是整个东京文化教育的中心，坐落着大量学校：御茶水女子大学，日本医科大学，顺天堂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拓殖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当然还有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主校区-本乡校区。大约日本也有学区房的概念，这里也居住着大量的医生，教授，律师等中高收入人群。虽然他们自身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不错的收入，但是并没有富到成为资产阶级。而他们的子女如果想维持他们的生活质量，仍然只有好好学习一条路。

当顾星晨第一天来学校报道，从大江户线本乡三丁目地铁站走出地面时，映入眼帘的景色却着实令他吃了一惊。虽然是山手线内环的东京中心城区，但这里没有六本木，大手町一带的的超豪华写字楼，没有东京都厅一带的摩天大楼，没有新宿，涩谷，池袋这样繁华的商业区，没有原宿，下北泽，代官山，惠比寿遍布的文艺青年钟爱的特色小店，也没有东京站，新宿站，品川站这样的交通枢纽。就连和东京大学校园一条街之隔却位于台东区的上野公园和上野车站周边，都要比整个文京区加起来还要繁华热闹许多。

后来他才听学长说，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东京的大部分区域都在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中受到了严重损坏。但文京区不知是因为没什么高价值目标还是因为美军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避开了教育和文化相关地区，总之得到了较好的保留。因此在战后，其他受损严重的区域都得到了重建，而文京区却基本维持了原貌。此后在市容市貌的更新上，文京区就一步慢，步步慢，渐渐落在了东京其他区的后面。不过这个学长平时就以爱开玩笑出名，顾星晨很难判断他喝到微醺后的这番话有几分可信。

虽然自己都调笑本乡地区是“本来就在乡下”的意思，但是在这里生活了几个月后，顾星晨就爱上了这种节奏缓慢，岁月静好的感觉。在电器工学读修士的他和化学生物工学的博士生林旭昌实验室同在工学部三号馆，而放学回家后又合租了一栋一户建的一楼。这栋昭和年间修建的老房子坐落在幽静的住宅区当中，已经有四十多年历史。四周的邻居们大多也都是虽然历史不短，但是至少干净精致的独门独户。

合租的两人都习惯很晚回家，顾星晨在学校找到了一间鲜少有人使用的会议室，几乎将它变成了一个人独享的自习空间。房间宽敞明亮采光好，楼下就是物美价廉的Lawson100便利店，因此他经常早起去学校，在这里一呆就是一整天。而林旭昌因为实验室的毕业要求高，教授管理也严格，几乎每天都要做实验到十二点才回家。

夜里的西片街道宁静而安详，在主干道上，大部分门脸都闭门谢客，只有招牌还亮着灯。24小时便利店还开着门，路上偶尔有汽车带着呼啸声划破夜的平静。走进住宅区，照亮脚下道路的便只有从各家各户窗户中透出的微弱灯光。漆黑的夜与一栋栋形状各异的一户建之间蜿蜒曲折的小径着实有些令人害怕。不过两人很快就习惯了。毕竟文京区的治安水平常年在东京都二十三区各个市町村中名列榜首，盗贼也没有理由在大半夜跑到居民区来抢两个没什么经济能力的学生。

最初跟着中介来看房时，这栋屋子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隔壁种的红色夜来香生得旺盛，正值花期，即使在白天花瓣紧闭着仍能问道隐隐约约的香。通往入口的路掩映在花丛中，颇有“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氛围。不过两人选择这栋房子还是因为房租便宜，两居室一个月8万5千日元，在单间普遍要7万日元以上的学校附近绝对算得上是价值洼地了。毕竟读博士的林旭昌每个月只有文部省发的十四万七千日元的奖学金，还要分出一部分来买动漫周边和游戏氪金。而读修士的顾星晨奖学金只够付个房租，只能靠打工维持生活。

按说顾星晨家里条件并不差，父母都在体制和高校内有体面的工作，给他准备的学费和生活费也足够他游刃有余地在东京生活。但他自己却一心想要早日自立，自从解决了最初的押金礼金中介费和买家具的大笔开销后，除了学费仍向父母求助以外，在生活费用上都尽力自己解决。

入住后两人很快就明白为什么这里的房租这么便宜了：先是林旭昌的皮鞋皮带屡屡发霉，就算24小时不停开除湿机都没法解决。他只好在亚马逊上买了干燥剂和密封袋，把所有容易发霉的物品放了进去。没多久两人就在家里发现了蟑螂，林旭昌是天津人，从没见过大蟑螂，就像看见鬼一样害怕，每次都让顾星晨来处理。一样是在亚马逊买了灭蟑螂药，还好没有废太大功夫。

但是最麻烦的还是鼠患。十月中旬的一天，顾星晨刚上床准备睡觉，却听见房间里一阵响动。打开灯才发现一只老鼠在书架上上蹿下跳，两人费了好大劲才抓住它处死。两人在国内都是小康家庭出身，毕业于名校，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过活老鼠，之后几天却隔三岔五在家里发现被老鼠啃坏的物品或者老鼠留下的粪便。买了老鼠药和粘鼠板都没有太大效果，直到两人在周末将整间房子翻了个底朝天，找到了老鼠洞。堵上老鼠洞，这才终于杜绝了老鼠活动的痕迹。

第六章 乐不思蜀事故-上

与经常一眼望不到人烟的北海道相比，东京生活简直像乱花渐欲迷人眼。北海道之行让他回到家之后在床上葛优躺了两天，但是第三天，他就满血复活，跟着林旭昌和一群同学去长野滑雪了。本来他早就约了和李云深去新潟县滑雪，但是想着和李云深一起，免不了要被他拿着Erina的事情在同去的朋友面前开玩笑，便毅然决然地放了他的鸽子。

这是顾星晨在日本度过的第二个滑雪季。去年冬天，在一向喜欢冒险的李云深连哄带骗下，顾星晨不仅跟他一起报名了两天一夜的滑雪合宿，还选择了零基础从单板入门。不过经过一整天痛苦的屁股刹车之后，第二天顾星晨已经可以跌跌撞撞地在初级道上滑起来了。之后他又和不同的朋友去过两次雪场，一次在枥木县，一次在新潟县。过完第一个冬天，他已经能熟练地在雪地上加减速，转弯和躲避障碍了。

但是这次他却明显心不在焉，连自己也发现水平比起去年有巨大退步。也许是时隔一年没有踏上雪场，技艺生疏了？他最开始也这么想，但是在初级道上热身了一个多小时，还是屡屡摔跤，连简单的雪地刹停都很难做到。反而是这回才第二次上雪场的林旭昌，已经坐缆车上到山顶的中级道，又稳稳地滑回来了。

“老顾，你今天状态有点差啊，有啥问题吗？”

虽然林旭昌比顾星晨大了好几岁，却因为长得显小，一直跟着学弟学妹们叫顾星晨老顾。也许是因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久了，对顾星晨的一举一动代表着什么意思已经非常熟悉。

“没……没事啊？”

他连回答也慢了半拍，反倒是欲盖弥彰。

“我有点累了，准备进去买瓶水休息会，你要来吗？”

林旭昌拍了拍顾星晨的肩，然后俯下身去解开了脚下的滑雪板。顾星晨也跟着脱下了滑雪板，走在他后面。两人走进度假酒店，在自动售货机面前站定。林旭昌买了瓶午后红茶的奶茶，因为是冬季，还有热饮可以选择。而顾星晨选了橘子味的いろはす，他不太喜欢可乐这类太甜的饮料，又觉得矿泉水太平淡，而いろはす若有似无的淡淡甜味正好对他的胃口。

“你今天怎么一直走神？在想妹子呢？”

“什么妹子啊，不存在的。”

他原本只是以为自己在北海道玩得太累，还没有缓过劲来。听林旭昌这么一提，Erina的身影忽然在脑中一闪而过。自从在Airbnb上问过Erina的联系方式已经是第五天了，他每天早晚都会打开应用看一眼，却再也没有得到回复。大概两个人缘尽于此了吧，他摇摇头，叹了口气。

“哎哟，还真是啊！别叹气了，待会给你介绍一个。这次一起来的好几个妹子都是单身，有个早稻田的妹子还托我给她介绍男朋友呢。”

平安夜的长野，天黑得很早。刚过六点，室外便暗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雪场的游客纷纷回到房间沐浴更衣，晚饭是在度假酒店餐厅里的和式自助餐，饭后一行人在附近的便利超市买了饮料和零食，聚到了男生的房间开始玩桌游。林旭昌也带了狼人杀的卡牌，正好在场一共五男六女十一个人，人数也足够。顾星晨感觉身体和精神都有些疲倦，懒得动脑，便自告奋勇当了法官。

狼人杀是个很好的观察参与者性格的游戏。三轮下来，开着上帝视角的顾法官已经对在场各位的性格有了大致的了解：比如林旭昌思维活跃，逻辑缜密，但是当女巫的时候喜欢盲毒，虽然没当狼的两局带平民投死了四匹狼，却毒死了一次预言家；比如林旭昌的本科同学，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生产技术研究所读博士的老好人周泽彦。抽到狼的时候总是懵懵懂懂，当平民的时候又很容易被狼带节奏。但是每次抽到女巫预言家总是有神发挥；再比如在早稻田大学政经科读修士的梁君仪，演技惟妙惟肖，玩狼时楚楚可怜的神态表情让查了她的预言家都怀疑是法官报错了，而当平民时的发言又骚操作不断，唯恐天下不乱。

三轮游戏结束，准备的零食饮料已经少了大半，满地都是空易拉罐和包装袋。接近两个小时的勾心斗角和手舞足蹈让大家身心俱疲，大半都摊在榻榻米上。这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玩了这么久还没有自我介绍呢，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吧。”

这个提议马上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赞同。这次滑雪本来是住在后乐寮的周泽彦组织的，住在寮里的留学生只有寥寥几个人报名，但是大家纷纷拉上各自朋友和同学，队伍很快就壮大了起来。五个男生三个来自东京大学，两个来自东京工业大学，而六个女生两个在早稻田，两个在东大，剩下两个分别来自一桥大学和东京艺术大学。

大家依照最后一局抽到的牌依次发言，从狼到神最后到平民。大家介绍的内容都跟着第一个发言的林旭昌的套路：目前的学校和专业，国内的本科学校，故乡在哪，平时有哪些兴趣爱好，以及是否单身。遇上两三个口若悬河的话痨，加上大家的插科打诨和起哄，很快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活动组织者周泽彦，因为他从活动开始就为大家忙前跑后，和所有人都很熟悉，所以匆匆几句话就结束了介绍。话音落下，房间内陷入了短暂的寂静，好像有什么被遗落了，却谁也说不出来是什么。

第七章 乐不思蜀事故-中

还是每日朝夕相处的林旭昌最早发现了遗漏：

“法官还没有自我介绍呢！”

众人这才把目光一齐投向沉默了很久的顾星晨，原来他一直躲在旁边偷偷闭目养神，没有参加刚才众人的起哄和喧闹，怪不得被忽略掉了。好在刚才一番休息后，他的精神已经好了很多。略微沉吟组织了一下语言，然后流畅地将自己的基本信息介绍了一遍。

“还有什么该介绍的吗？”

“你老家是哪里的呢？”

一个娇滴滴的女声，顾星晨记得是今晚演技最好的梁君仪。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他突然有点想和她同台飙戏：

“你猜？”

“一点提示都没有，这怎么猜？”

旁边有声音冒出来。

“我室友他今儿也在，他知道我是哪儿人，但是林旭昌你先别说，让他们猜一会儿。”

他突然换了一口蹩脚的京片子对室友说道，这番表演惹得众人笑了起来。

“这么看肯定要排除北京。猜个极端点的，广东？”

“哎呀，怎么就排除北京了啦，说不定我就是个耿直boy呢？”

他又模仿起了台湾腔，引得众人又一阵哄笑。接着他又换了四川话，陕西话，上海话，河南话，把所有知道的方言都说了一遍，大家也从北到南猜了半个中国，却一直都没猜中。

“我知道了，你是湖北人吧。”

最后又是梁君仪一锤定音，自己找到了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答案。

“好吧，我是武汉的。你是怎么猜到的，我觉得我的普通话应该没有口音啊？”

“不是口音的问题，是感觉。我前……有一个朋友是武汉人，你们这些九头鸟好像都是这种调调。”

“对了，这家伙还是单身呢，每天在家里念叨怎么没妹子。作为室友，经过多年观察，鉴定为闷骚靠谱好青年一枚，单身的美女们可以看过来了！”

林旭昌适时地插入了对话，但是商业互吹得实在有些尴尬，让顾星晨忍不住白了他一眼。

圣诞节过后不久便是冬季的Comic Market，今年已经是第93届了。这是东京乃至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漫展，一年两度在台场的Tokyo Big Sight（东京国际展示场）举办，其中冬季漫展是在一年的最后三天。前一晚自我介绍完后大家拉了个微信群，还在返程途中的大巴上，林旭昌就在群里寻找同好，想要约人一起去逛漫展。顾星晨第一个回复了他，顺便调侃了一下为什么不直接问坐在邻座的自己。第二个在群里回复的是个白色布偶猫头像，说是肯定会去，但日期待定。

大巴开到下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时停了下来，毕竟已经是晚上七点了。导游告诉大家有半个小时可以上厕所吃饭，一车饥不可耐的乘客很快争先恐后迫不及待地冲了下车。顾星晨和林旭昌约好了下车以后分头行动，每个人各买几样小吃，等上车再做交换。服务区的饮食店多半都只有常规的几样，顾星晨买了一份大阪烧，两份什锦天妇罗，又在自动售货机给林旭昌买了一瓶奶茶，给自己买了一瓶麦茶。这时却看见不远处有个摊位，看板上写着“山梨特产信玄饼”。

其实信玄饼只是常见的糯米粉做的糕点，但是加上武田信玄的名字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是他在游戏《全面战争-幕府将军2》里面最喜欢用的一个大名，历史上以军队皆着红色，善用骑兵闻名。正好之前买的都是主食，还没有甜点。他忍不住买了一盒信玄饼，准备带上车和林旭昌一起吃。见时间还早，正好也有些饿，便在公共空间找了张空桌子一个人坐了下来，准备先尝一块。

刚打开盒子，就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明明是正常的语气，却让他觉得有些像是在撒娇：

“你也去Comic Market吗？”

没等他回头，梁君仪就在桌子对面拉开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你怎么知道群里说话的人是我？”

她朝他眨了眨眼，眼神颇有几分调戏的感觉：

“名字叫星辰，用银河当头像，不是很顺理成章吗？”

“晨是早晨的晨。”

“好吧，你的微信名是拼音缩写，想不认出来都难。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林旭昌估计三天都要早起去排队，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找一天睡到自然醒去感受一下气氛就好。”

“我也不想早起，那我们可以一起去？”

“没问题，你准备第几天去？”

“第二天？”

“第二天还是算了吧，我可不想看BL。”

顾星晨查过漫展的日程安排，记得第二天是女性向作品。上一年的冬季Comic Market他去的是综合向的第一天，就被女性向作品的比例给吓到了，他可不想第二天去被BL同人本的海洋给淹没。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去？”

“第三天吧，正好跨年在台场还有个局，是住在台场东京国际交流会馆的朋友组织的。想去的话我可以带你一起。”

“好啊，就这么定了。加个微信？”

顾星晨按出微信二维码给她扫了扫，片刻屏幕左下角便多了一个红点。通过好友验证的时候他看到朋友圈的略缩图是色彩缤纷的九宫格，看起来很热闹。他的手指迟疑了一会，但最终还是没有点开。

第八章 乐不思蜀事故-下

台场是在东京湾填海造陆形成的巨大人工岛，由于是近年修建，有着严密的规划部署，岛上道路宽阔整齐，坐落着连片的公园，广场和绿地。此外还有大量商业综合体，会展中心和公共设施，对无论东京本地人还是外来游客而言，都算是游览胜地。从陆地通往台场岛上的交通线一条是从大埼出发，终点在新木场的临海线，而另一条则是起于新桥，止于丰洲的的百合鸥线。比起地下的临海线，顾星晨更喜欢修建在地上，沿途可以观赏东京湾风景的百合鸥线。加上百合鸥线在东京国际展示场门口正好有车站，两人便约了十一点半新桥车站见面。

顾星晨想着约的时间够晚，头天晚上便没有设闹钟。没想到起床一看时间已经十点半。赶紧洗漱出门，电车到站已经是十一点四十分。走出车站，打开微信给梁君仪发了信息，很快回复就来了：

“我刚在日本桥换乘，估计还要一刻钟。”

他皱了皱眉，没多说什么，只是切到了google浏览器，开始搜索今天参加展出的有哪些同人社团。

“顾星晨我到了，你找到吃午饭的地方了吗？”

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十二点零四分，回过头，看见梁君仪正一脸笑意盈盈地看着自己。不如说她对谁都是这个表情，毕竟有谁不喜欢爱笑的漂亮姑娘呢？不过他差点就没把她认出来：本来滑雪那天晚上和在服务区里见面的两次都是灯光昏暗，没能看清楚面容。而今天她化了精致的妆，隐约嵌着细碎亮片的大地色眼影，长而卷的漆黑睫毛，粉扑扑的双颊扑了腮红，水嫩欲滴的双唇似乎脉脉含情。但是她娇滴滴的声音很有特点，让顾星晨一下就回忆了起来。

顾星晨按惯例打开了Google地图，搜了搜附近的店，很快有了主意：

“有家炸牛排我以前吃过，感觉还不错。”

但是打量了一下梁君仪，她好像有些犹豫：

“看你穿得这么正式，要不要找家看时尚一点的？”

“没事没事，就听你的吧。”

进店找到座位坐下，梁君仪第一句话就忍不住吐槽起顾星晨：

“你能走慢点吗？我跟不上”

没想到顾星晨也不甘示弱：

“今天是去逛漫展啊，你穿高跟鞋干嘛？打扮得这么现充，完全不像是要去漫展的好吗？”

“还不是因为你太高了。再说你不也是个现充，我从来没见过有谁穿着风衣踩着皮靴去滑雪的。”

“唯一一件羽绒服去北海道的时候弄脏了，洗了还没干，没别的衣服了。”

两人正拌着嘴，服务员正好端上了菜。顾星晨要了双份炸牛排，配上芥末酱油调味汁，米饭，蔬菜沙拉和味增汤。从头天晚餐到现在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的他已经饿坏了，懒得继续斗嘴，低下头就是一顿狼吞虎咽。吃完一块牛排才想起抬头看了看坐在对面的梁君仪，发现她正望着自己不怀好意地笑着。

“你在笑什么？”

他心里有点发虚。

“我昨天还觉得，林旭昌有女朋友而你单身，实在是不可思议。但今天我算明白了，你这种人活该找不到女朋友。”

“就这呀，那多谢您关心了。不过林旭昌的女朋友是纸片人女朋友，每三个月就要换一批。”

“啧啧啧，是不是要报那道经典菜名了？四斋蒸鹅心（死宅真恶心）！”

“别这样嘛，包容一下少数群体，我们可以接受同性恋，为什么不能接受纸性恋呢？”

梁君仪白了他一眼，没再作声。

和女生一起逛Comic Market并不十分愉快，顾星晨甚至有点后悔：漫展上不仅有全年龄向商品，也有不少18禁的同人本。虽然两人入场时已经下午快两点，但是仍然有些大社团的备货还没有卖完。不过有女生在旁边，为了形象起见，还是避开了18禁居多的同人社团区，将重点放在了企业区。路过TYPEMOON的摊位时，免不了会看到Saber阿尔托莉雅。他脑子里突然蹦出了Tayler Swift那张头上被p上呆毛，神似Saber的照片。这么看来其实Erina和Tayler Swift长得并没有那么像，至少发色就要深很多，欧美人的特征也没那么明显，只不过比亚洲人更立体一些。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留下她的照片，甚至对她面容的回忆也渐渐模糊起来。他摇了摇头，赶紧加快几步，跟上了前面等着他已经有点不耐烦的梁君仪。

到了台场国际交流会馆后，两人就没有太多交集了：顾星晨跟着李云深在厨房里忙前忙后，虽然同去的有不少厨艺精湛的同学，但洗菜切菜码盘等准备工作总还是得要人来做的。而梁君仪一露面后，时不时会有男生来搭讪。不过她似乎兴致并不高，跟着熟识的几个女生躲到了角落。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圈子并不大，一场聚会下来，发现原本并没有相约参加的熟人也是常有的事。

吃完饭玩过几轮桌游以后，差不多是散场的时间，李云深突然提议通宵，去明治神宫参加新年参拜，还可以顺便看个日出。话音刚落，房间里的气氛就瞬间热烈起来。可惜沸腾的多半是男生，大多数女生都选择回家休息，想必她们也不想面对通宵后很久才能消退的黑眼圈吧。顾星晨虽然也想回家睡觉，却被李云深强行拉去一起通宵了。但梁君仪来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有居然种解脱的感觉，等她走远了，突然又想起来对自己说，下次逛漫展一定不能带女生了，就算要带也要带熟到彼此都不把对方当异性的。

第九章 上班着装事故

修士二年级的顾星晨已经修完了所有学分，早早结束了秋季学期。从一月中旬开始，他就要在DT咨询公司开始实习了。虽然是写作数据科学家读作码农的岗位，但是作为一家已经本土化严重的咨询公司，着装要求也是全套正装。这个季节的东京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顾星晨从箱底翻出了只在安田讲堂的开学典礼上穿过一次的西装，外面套上了李云深带他去下北泽淘的中古风衣。

前两个月和李云深约饭时，看见一向一品不错的他突然穿了一件时髦的风衣，内衬上持枪冲锋的骑士LOGO让顾星晨有些眼红。虽然两人都是靠着奖学金和打工过日子的生活拮据青年，但还好下北泽的中古店解决了他们的烦恼：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各个年代的中古服装，从各个品牌官网首页的万年不变经典款到各式奇装异服一应俱全，价格也平易近人。加上街区的文艺气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来此淘货，逛街，游玩，甚至不少喜欢中古风明星也成为了下北泽的狂热爱好者。

想着即将毕业工作，也需要一些正式的衣服，顾星晨便请李云深也带他去一趟下北泽。以顾星晨的身材，想在下北泽找到合适的尺寸并不容易。日本男性身高虽然在平均数上和中国比起来差不了多少，但是高个并不多。一米七五还喜欢穿靴子和air max的李云深走在街上已经算是不错的高度，一米八四的顾星晨出门逛一天，遇到比自己高的日本人几乎是两只手就数得过来。因此，两人一个下午找过好几家店，绝大部分都不是顾星晨的尺寸。

走出店铺密集的核心区，隔了一条街是李云深知道的最后一家店。走下狭窄逼仄的楼梯进入地下室，两人眼前却豁然开朗，偌大的店面里一排排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找到男装区，顺着衣架一件件翻，难得有一件身高袖长都正好的。是最经典的双排扣战壕外套，米色的防水棉布面料，肩章，袖扣，腰带一应俱全，套在顾星晨高大结实的身上却宽大了一圈，应该是欧美款式。

DT咨询公司的东京总部在大手町，那是坐落在千代田区，位于东京站与皇居之间，与毗邻的丸之内一起形成了东京最大的CBD。也不知是因为在那聚集了许多大公司，所以有了这个名称，还是因为先有了大手町，所以在那大公司在日文中都被叫做大手企业。走在路上，凉风飕飕地掠过裸露的皮肤，往衣服所有的开口里灌，顾星晨却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

在东京已经经历了两次跨年，今天一身正装走在CBD街头，他第一次感觉自己融入了这个城市的节奏——不，不要误会，他并不喜欢穿正装，也不愿成为街头川流不息千篇一律仿佛毫无灵魂的社畜一员，更受不了传统日本企业压抑的氛围。但对于他在日本的留学生活而言，这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次体验了。

穿过鳞次栉比的高楼，DT咨询公司的办公楼后门与东京站只隔了一条马路，而前门出去不远便是皇居，在东京也算是一等一的地段了。只不过那栋建筑是千篇一律的方正钢结构加上外面一圈玻璃幕墙，毫无特色，让顾星晨一阵好找，还差点迟到。

接待他的正是去年底面试他的绳田。绳田看上去三十出头，穿着熨烫妥帖，看材质就知道价格不菲的深蓝色西装。他个子不高却精神饱满，脸上写满活力和自信，一副典型职场精英的样子。虽然是商科出身，绳田却对技术充满兴趣，雄心勃勃地想要把人工智能引入咨询业务，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讲着一口虽然略带口音，但在日本人中已算得上流利的英语，愿意给日语水平聊胜于无的顾星晨这段实习机会。

他带顾星晨在办公的楼层转了一圈，大致介绍了一下公司情况，领了必要的办公用品，最后把顾星晨领到工位说：“明天开始我因为个人原因休假两周，在这两周里你先和藤井小姐对接吧。”

说完他走进隔壁办公室，不一会随着高跟鞋砸在地板上有节奏的咚咚声响，绳田带着一位女性走了出来。隐约比绳田高出半头，露出浅棕色披肩长卷发，纯黑的西装套裙，优雅干练的笔挺身姿。待走到工位前，绳田先面对着她：“藤井小姐，这是新来的实习生顾君”。

然后转向顾星晨：“顾君，这是负责和你交接的藤井小姐”。

但是顾星晨和Erina都没有理会绳田，而是望着彼此，惊讶地张开嘴，然后异口同声：

顾星晨说的是英语“我的天”，而Erina说的是日语“啊，又是你”。

又惊又喜的顾星晨后退了一步，他是今天第一次穿这样正式的外套，还不习惯上面复杂的装饰，动作依旧像平常一样直来直去。不料风衣上的挂饰却拖泥带水，腰带挂上了座椅靠背，把整个人绊了个人仰马翻，接着又被倒下的凳子结结实实砸在身上。还好只是塑料骨架织物靠背的轻质旋转椅，不然恐怕入职第一天就要在医院度过了。

第十章 误食担担面事故

顾星晨带着凳子倒在地上的一番动静自然引起了整个工区的注意，Erina只能带着红着脸的顾星晨向大家一一道歉。原本她就要带新来的实习生像部门的同事问好，倒是也省了一番事。毕竟丢脸的不是自己，她走在前面领着顾星晨，想起方才他滑稽的样子，脸上甚至忍不住浮起一抹笑容。又应付过满脸写满好奇的绳田，才分出神来将注意力放回顾星晨身上。虽然之前有过好几次偶遇，但她这才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仔细打量着他的样子：

他是这家公司里第一个她穿着高跟鞋时不需要俯视的人，颀长的身材套在宽大的外套中显得有些清瘦。不是在日本常见的精心打理的厚刘海，他梳着简单的Undercut发型，两侧的鬓角修得齐齐整整，中间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往脑后，露出大片额头，显得格外阳光有朝气。

Erina从小到大来回在美国和日本之间往返交错，在两边都有长期生活经验。这让她对东西方的样貌都习以为常，反而对面孔是否好看不敏感了。在她眼中，他长着一张典型的东方人脸孔。标准得像平均脸的轮廓，平直的发际线，如同游标卡尺测量过的精确的三庭五眼。两道孔武有力的剑眉，坚毅有神的眼睛。如果是双眼皮，或者眼睛再大一点，也许会更好看一些？不过他不像同龄的日本男生那样轻佻浮躁，也不像美国男生那样简单乐天，给她一种真诚而努力的印象，一如她拿在手上的那份简历：一路名校毕业，丰富的实习经验，放到求职市场上也是各大企业HR喜欢的那种吧。

帮顾星晨一起收拾整理完工位，给电脑装上工作软件和开发环境，一晃上午很快就过去了。周围的同事们陆陆续续站起身披上外套，三五成群走出办公室，Erina也感觉到肚子开始饿了：

“顾，去吃午饭吗？”

顾星晨往四周忘了一圈，确认她只对自己发出了邀请，有些受宠若惊，又有些疑惑。

“就我们两个吗？藤井……小姐”

在怎么称呼Erina这件事上他有过犹豫，最后还是选了保险的做法。

“没错，就我们两个。”

大楼电梯下到负一层直通东京站地下广场。这里不仅是JR，东京地下铁，新干线都能换乘的交通枢纽，也有规模庞大的地下商业街和美食街。正午时分，进出车站熙攘的人流和附近办公楼里午休时间来吃饭的白领将站内挤得水泄不通。顾星晨也跟着Erina汇入了这股潮水，进站前Erina不忘提醒他：“跟紧我，别走丢了。”

顾星晨有点不服气，心想自己又不是三岁小孩子。在东京已经生活了一年多了，对早晚高峰的电车早已习以为常，挤过周五半夜的山手线终电，也排过元旦凌晨的明治神宫初诣，怎么会在区区东京站迷路。但他还是忍住一路无话，跟着Erina一路走到美食街。

“这家店怎么样？”

Erina在一家中华料理门口停下脚步。她想着既然顾星晨是中国人，应当不会反感中华料理吧。却没想到顾星晨一向对日式中餐嗤之以鼻，好在他一向对吃喝都不太讲究，淡定跟着Erina进店找了个空座位坐下。

服务员送上两杯冰水和菜单，顾星晨瞥了两眼首页的今日推荐，熟练地要了份担担面。Erina倒是饶有兴致地将菜单从头到尾翻了个遍，正想问顾星晨有什么推荐，却发现他正双手撑着脸盯着自己。

“有什么推荐吗？”

Erina看完菜单后递给顾星晨。听她这么问，他只得接过菜单，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

“你能吃辣吗？”

“一点点吧。”

“油淋鸡？它是酸辣口味的，非常有吸引食欲，而且不是很辣。”

点完餐，等服务员收走菜单，Erina见顾星晨欲言又止，自己抢了先：

“想问我为什么不叫上其他人？”

Erina看着顾星晨一脸的惊诧，知道被自己猜中了，表情有些得意：

“你知道，我不是那么像日本人。不和他们一起，大家都自在。”

“确实，我也觉得你更像美国人。”

顾星晨见她自己主动提起，便也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

“是的，而且我也读不懂日本的空气，这大概是一种文化障碍吧。”

Erina耸了耸肩，一副释然的表情。

“所以你一直这样独来独往？”

“刚开始他们都还对我挺感兴趣的，不过一般都持续不了一个月。然后我就变成一个人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干活，一个人上下班。”

“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顾星晨心想说不定能套出Erina年龄，而Erina果然很配合：

“到今年三月才满一年。偶尔也会跟绳田一起吃，他在美国读过MBA。”

说话间顾星晨点的担担面已经端了上来，鲜红的汤汁里点缀着饱满的肉末和翠绿饱满的葱段，煞是馋人。上菜的服务员换了个人，不知道两人分别点了什么，把面放在Erina面前转身就走。Erina也没多想，甚至没来得及等顾星晨开口说话，就拿起筷子开始狼吞虎咽。

一大口面连同肉末和汤汁一同入口，腮帮轻微鼓动是咀嚼的动作，下颌曲线优雅。然后仰头吞咽，露出修长白皙的脖颈。不过让顾星晨笑出声的还是她吃完面的反应，从第一口面下肚后脸就开始泛红，渐渐从脖子红到耳根。憋了几秒钟，忍不住大口喘气，然后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水，才得空说话：

“我的天，这也太辣了吧！”

第十一章 电脑死机事故

顾星晨在DT咨询的实习是每周的周二和周四，此外周一和周五另有兼职，趁着春假不用去学校，一周四天，每天七小时，正好达到留学签证规定的打工时长上限。

第一周按入职介绍准备好了开发环境，又花了两天边看资料边问Erina熟悉了部门的业务。到第二周开始，顾星晨才开始看绳田给他的代码。虽然他自己也不是科班出身，但在实验室和实习期间也做过不少项目，比起绳田还是熟练许多。他看着绳田写的代码，有种听人用外国口音说着翻译腔散装中文的感觉，越看越觉得一头雾水。

对着满屏代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顾星晨只好发了邮件找Erina商量。虽然绳田指定让她和自己交接业务上的问题，他起初却并没有对她做太大指望，只是出于私心对她本人的兴趣，三五不时来找她，想要混个脸熟。不想Erina对业务相当熟悉，逻辑清晰，要点明确，对他的问题基本上三两句就能指出要害。这倒让他更加频繁地去找她，每次都带着问题，就像是十万个为什么。

无奈这天他发了邮件也久久没有回复。去她的办公室转了一圈，才发现这时Erina不在公司。他只好默默闷头看代码，改着改着越看越来气，干脆直接运行，准备根据报错信息一行行地改。没想到改了两个函数再运行，电脑就死机了，怎么按键盘点鼠标都没反应。顾星晨还不死心，长按电源键强制重启，将代码原样不动又跑了一次。这次不是死机，而是直接蓝屏了。

这下就麻烦了，跟隔壁工位的同事打听了IT的工位，结果遇上IT小哥不会说英语，顾星晨的日语也只能勉强对付一下日常生活，遇到技术问题就算连比带划也解释不清楚。想要远程向Erina求助，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她的联系方式。万般无奈之下问IT小哥认不认识Erina，没想到IT小哥一个电话就拨了出去。

没过五分钟，Erina就一脸疲倦走了进来：“怎么了，我才刚回公司就遇上你这档破事情。”

顾星晨尴尬地转头望向四周，无意碰到了IT小哥的眼神。IT小哥赶紧错开视线，却没来得及收回脸上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

经过好一番折腾，电脑终于恢复正常了。Erina拉着顾星晨给IT小哥道完歉，赶紧溜了出来：

“有没有感觉那间屋子里空气怪怪的？”

“是啊，气压低得我都快窒息了。”

“好的，那么到底电脑出了什么问题呢？”

刚回到公司就被喊来处理顾星晨的烂摊子，Erina憋着一肚子火，却还是摆出了一副营业式笑容，锐利的目光紧紧盯着顾星晨。她自然是希望他能少给她惹麻烦，毕竟她自己也只是个基层员工，光是应付着他三天两头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已经很费劲了，跨部门合作或者求助更是超出了她的能力和权限范围之外。

Erina的目光让顾星晨后背有些发凉，想尽办法给她解释程序在哪出了错，没想到白费一番口舌以后，Erina却一点也没听懂，只好打断了他：

“抱歉，编程的东西我不太懂，你还是去问绳田吧。”

“绳田是去干什么了？为什么我一入职他就去休假了？”

顾星晨的疑惑和不满积蓄了很久，见Erina对绳田也是一副抱怨的语气，才终于敢说了出来。

“他没有跟你说过吗？他回老家去了，他的妻子要生产了。”

Erina翻了个白眼，也是一脸无可奈何。